陕西工人報

你好，寇老师

张鸿涛

他，丰秃顶，头发稀疏。虽没有上过讲台，同学们还是叫他“寇老师”。

寇老师年过六旬，清瘦，虽已退休，学校还留下他搞收发。我对他有一种近乎亲人般的感情。是不是因为我远离家门到骊山脚下求学，每次总是他亲自把带着他手温的母亲的信交给我，还是他常犯头晕，困乏而忧郁的面容感染了我？大概两者兼而有之吧。寇老师由于工伤左腿有点毛病，行走不方便。他还是挨班送报，送信。寇老师夹着大摞的书报，走路不稳的单薄的背影，总叫人感动。特别是下了课，男女学生们围住，七嘴八舌地喊着“寇老师”，乱哄哄地问信，问报纸杂志，他用手压住书报，信件，那神态情景又多少有点象孔乙己“多乎哉，不多也”了。

除了搞收发，寇老师还做一些杂事。校外来的所有客人，他都一一接待。老是微笑着说：“等一会儿，看下课没有？”不论是乡间来的憨厚纯朴的乡民，还是厂矿机关来的衣着入时的青年干部，他都一视同仁。即使省政府或某个大公司的伏尔加、皇冠车开来了，他巍然守在学校大铁门前，俨然一个威武的老哨兵。他还集代售澡票、代订报刊、代管自行车于一身。我中学用过的笔记本里，至今夹有订阅《少年文艺》的收据，都留下了寇老师那硬拐弯的手迹。一个人竟能做这么多的事，看来是个奇迹，又从不见他显得匆忙，他总是不紧不慢地，井井有条地做下去。他很少说话，而人们处处都感到他的存在。

寇老师有三件爱物。一是英雄牌依金水笔；一是大搪瓷缸子；再是大细瓷碗。据说水笔是六十年代买的，笔身不慎让别人稍微踏了个裂缝，用白胶布缠着，笔大套被手磨得失去了银光，呈现了黄色。但笔身上请别人刻的那“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篆体字依然还在。搪瓷缸子是大号的，周围的一些瓷片脱落，但缸子瓷釉上那红花绿叶的图案依然可见。据说大细瓷碗是六十年代学校大灶上给发的，碗底上用红漆写上“华中”二字，岁月的流逝，磨损得极难辨认清。他的三件爱物，加上一个散乱地插满铅笔什物的笔筒，一摞厚厚的整理好的书报，这就是寇老师的书案了。当他往桌前一坐，鼻梁上架副老花镜，一手握笔，悠然自得地忙着分发报纸，分一分，又反复清查报纸的份数，叫人忍俊不禁的，是他的认真劲。

他每次到灶上买饭时，总是拿上大瓷碗和大搪瓷缸子，衣兜里装上教工的信件，排队买饭时，一边说：“王老师，给你信”。又说：“李老师，有你的。”当炊事员每次给他打饭时，盛饭的缸子边沿上撒上稀饭或菜汁时，他总是用右手食指在缸子沿周围一刮，往嘴边一抹，就从容地端走了。喝完稀饭时，特别是包谷糁，他总是用舌头在碗沿周围一舔，或者用馍块一擦，然后才去洗碗。这是他养成的一种习惯。

寇老师坐在传达室的藤椅上，平时看起来好像老是打着盹儿。这是他常年累月蹲传达室的结果，一般人认为他象是睡着了，其实不然。据说有一年早春时节前半夜，学校大门锁着人们都没事，都把自己交给了电视。寇老师睡着，忽听得校门口里边有咝咝啦啦的响动声，他一轱辘起床，春寒料峭，他穿着汗衫短裤，拉了灯，冲出了屋子，一看，原来是小偷把学校建筑工地上十多根钢筋往外偷，从校门不得出去。寇老师一声呐喊，小偷从学校铁门上翻过身跑了。学校财产安然无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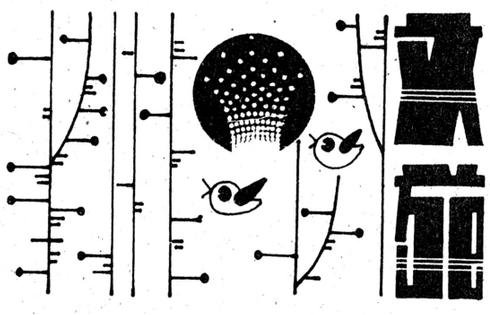
我从内心里真诚地祝福他。你好，寇老师！

告读者

承蒙广大作者、读者厚爱，宝鸡石油钢管厂大力支持，“宝钢管杯杂文大赛”历时六个多月，现已圆满结束。征文评奖工作在即，谨将评委名单公布于后。

评委名单

田长山	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潘茂祥	宝鸡石油钢管厂厂长
霍济成	陕西工人报社副总编辑
屈超耘	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秦　耕	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韩双辰	宝鸡石油钢管厂工会主席
秦景耀	宝鸡石油钢管厂厂办主任
叶广芩	省作协理事、陕工报副刊部主任
杨乾坤	省杂文学会副秘书长、陕工报副刊部编辑



□刊头设计／范红江

□本版编辑／杨乾坤

如今教师好困惑

毛自成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众多的教书匠历来“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没有过高的奢望，唯有默默的奉献精神，面对经商大潮和金钱物欲的横流，他们大多依然淡泊宁静得很，一心想的仍是如何更好的教书育人。

然而在各种光怪陆离的境况里，教师这行当倏然难做了，愚拙的我即深有此感。比如上课，讲到狄更斯，自要论及《艰难时世》、《双城记》、《小杜丽》等等，老狄的小说主要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贪婪伪善和司法、行政机构的臃肿腐败。在《小杜丽》中，他竟杜撰出一个“繁文缛节局”，这鸟局的工作原则就是“想法子不干事”。有一倒霉蛋搞了一项发明，去申请专利，耗费了几周时间，经几十道手续，最终发明还是无法实施。这情节侃起来令人啼笑皆非，但一讲析，习题来了，上海宝山曾为申办一企业，枉跑60余周，叠盖公章126枚，不也未得“正果”么？既是作家又是机械工程师的中英杰先生，发明了一种防滑加力改锥，也是东奔西跑一年余，方申请到专利权，若要付之实施，怕是“难于上青天”，神鬼莫测是何年了。倘学生言此二例，吾何以解答？“皆属弊端，乃官老爷腐败”。如此作答倒是简洁干脆，然资本主义铟疾岂可与我小小不足同日而语！我于是困惑了。

对学生讲学雷锋之意义，诸如正确的人生观、不爱金钱爱人民等等，也不是件易事。如今的学子精明过人，国事家事天下事，他们事事关心。官倒、腐败、回扣、下海乃至贩毒、卖淫、阔人家的娶小纳妾、一只狗价37万元等等，他们都耳闻目睹，足见金钱之魔力。且看繁华闹市霓红灯闪射鬼眼的“皇家酒楼”、“阔佬酒都”、“贵族酒吧”、“大富豪舞城”、“大亨咖啡屋”等，尤为粲然可观，学生哪个不晓？单就那招牌便分明告诉他们金钱的要义，引诱他们追求的目标，教唆他们另一种人生观。陷入这等拜金主义的“围城”，雷锋的魅力已骤然减少，一贫如洗的教书匠企图率弟子们从赵公元帅的毒戳里冲杀出来，确乎力不从心了些。倘以几句君子固穷、布被瓦器、咬得菜根、安身立命的话来搪塞，又恐学生难得心悦诚服。“提刀独立顾八荒”，如此进退维谷，我于是茫然了。

于是又想起了孟母三迁。在加速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弊病的医治以及教化习俗的引导亦至关重要。盖因“习俗之变，迁染民意，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论及青少年，可塑性极强，“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环境之影响，委实不容小视。

宝钢管杯 杂文大赛 BSG 宝鸡石油钢管厂协办

“海边”的我

赵琳侠

“大海”，我难以向他们说声再见，我受不了那藕断丝连的煎熬，更离不开让我激昂陈词的讲台。在那儿，我觉得自己活得充实活得潇洒活得清静。现在，我明白了：学生就是我腾跃的“海”飞翔的“天”。

作为一名教师，大量的工作还在课堂之外，家访、备课、批改作业、课外辅导等一系列工作都在等着你去做。然而，一但“下海”，你能一如继往地完成这些工作吗？“下海”中的喜怒哀乐赚折赢亏所表现出的情绪能不影响学生及课堂教学质量吗？是的，我无言以对双目期待的家长和孜孜求知的学生，我不愿让师道的尊严在学生纯洁的心灵中大受其损。人们常说“一心无二用”，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俗话说：“打铁先要本身硬”。我想下海当水手，但是，我没有好的水性，不了解“海”的特点。因之，我不敢冒然行动，也不愿让“海”水呛着，更不愿被“海”水淹没。其实，每一个行业都需要有人去做，其中也有乐趣，也能生存，还能发展。我何不扬长避短，坚守我的岗位呢？也许，我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吧。

是的，我不愿“下海”！但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过清水衙门般的教师生活。我及我的同行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同样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需要尊重理解，需要现代人应有的生活。但是，所有这些，仅靠微薄的工资收入是不够的。那么，这个问题就留给我的上级的上级去考虑吧。他们应该居安思危，尽快提高教师待遇，安定教师情绪，稳定教师队伍，使我及我的同行都能心安理得地安居乐业，为教育事业乐于奉献。

是的，我不愿“下海”！但我乐意在身边的海中畅游！

眼下，人们将赚钱委婉地说成是“下海”。

面对“海”的呼唤、“海”的诱惑，我不能不动之以心。但是，我又顾虑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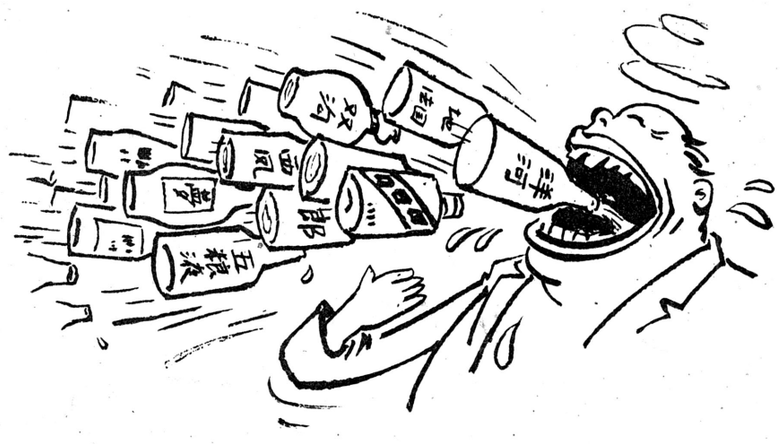
一位教育家说：“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多的成份则是事业。”那么，事业需要的是满腔热情，需要的是代价，需要的是付出，需要的是牺牲，甚至最后留给自己的是一无所有，再没有比“蜡烛成灰泪始干”来比喻教师更恰当了。假如让我离开学生去投向

将进酒

——为某君写照

文／刘坚　图／林积令

君不见高阳酒徒又复活，吆三喝五囤满桌！君不见“凤”飞“河”涨“狼”满坡，天下美酒流成河。人生有权须尽用，莫使良机白错过！公款成山何其多，你我一生用几何，会须一饮三百石，海味山珍且为乐。吸百川，无空阁，杯莫停，只管喝，法纪何足畏？但愿长醉酒中过，小弟昔时上长乐，一桌花了七千多，店主从不嫌钱少，只管拿酒让我喝，桑塔纳、皇冠车，统统开来换酒喝，喝死去球来世喝！



如茶似火菜子坪

梦溪

初到菜子坪，风雨交加，突然间身处低温区的我们冻得直打哆嗦。这时，一位很秀气、很文静名叫杨春燕的女子跑了来，很关切地询问我们的身体情况，回家又为我们拿来了几套衣服。她那白嫩的脸上满含着真挚与纯朴，只几句话，就暖热了我们的心。望着她和当地姑娘那面若桃花的脸庞，看着她那窈窕的身影，我心想：这里真是好水土，养得人如此俊美。

在菜子坪的工会活动室里，我们看到了墙壁上有许多画，这些画风格各异，表现手法独特，意境很深很美，一看便知这些都是出自行家里手，只是感到下面的落款似乎生了一些，于是我问主人，这些画是从哪买来的，主人很自豪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画的」，「自己画的」，我又仔仔细细地看了看，确实感到与买的没什么两样，难道这里竟是「藏龙卧虎」之地？！

走到苗圃，我们看到了林业工人修筑的一层一层的梯田，在这平平整整的田地里，种植着许多枝叶细如牛毛，体小如青草的冷杉、云杉等世界上已很奇少的树苗，在这里培植这些幼苗真不容易，气温、湿度、光度、水份等都要掌握得当。其中田里的土竟需要用筛子一点一点地筛过之后一层一层地铺在地上才能种苗，在此期间，也需三、五年的时间。育苗工人告诉我，这些幼苗还可以当作盆景，供人欣赏美化环境。当我得知这些东西在城市有着很高的价钱时就问「你们何不拿到山外去卖？」那育苗人听后微微一笑：「我们等幼苗长大后栽到山里，留给后人。」我心中一惊，原以为山里人土里土气，见识短浅，没想到他们竟有如此高远的目光，博大的胸怀。

在采伐现场，我们遇到了采伐工人，他们长年累月居住在低低的小木房里，他们的小木屋就筑在山崖边，一切都很简陋。我们刚下车，就碰见了两名工人抬着三、四根约二百多斤重的圆木，从山崖下面往路上走，旁边一妇女一边看着崖下的抬木人，一边缝着衣服，这里除了杂草树木，没有一户农家看到他们，我感到他们的生命也如这山草杂树一样，坚韧、顽强。一位连续几年被评为劳模的采伐工人，虽已办理了退休手续，然而，他那心中蕴藏的对生命超越，与自然抗争的热情犹如一团火，使他深深地扎根在这里。一次几乎使他丧失生命的意外事故，并没有使他放弃自己的奋争。此时此刻，我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生命的真正内涵。

菜子坪人向我们坦然表露了他们心中的设想：他们将要修筑通往大城市的公路，开发出更多更美的风景区，他们要将这里变成大西北的避暑山庄……还一再叮嘱我们到那时一定再来……

一定，如茶似火的菜子坪人。

太白印象

韩庚

那日奔太白县时，在宝鸡市还是红红的日头，路人直往荫凉里钻，可班车一过山门口，天上竟飘起了雨，一股股凉森之气直往车窗里涌。便想，人说夏日太白是绝好的地方，看来不假了。

太白背倚玉皇山、冻山、青峰山、秦岭梁，是亚热带与暖温带的气侯过渡区，垂直气侯带谱也相当明显，当地人有民谣云：高一丈，不一样。平川里早过了花季，而山中随处可见星星点点浅黄的毛茛子花、老虎草花，雪白如伞的山红萝卜花，蝴蝶般的山凤仙花，粉红的兔儿梢，紫红的野棉花，血红的山丹丹，尽在路旁争艳，尤以那金丝莲最绝，红的咄咄逼人，简直令人不敢注目。

据史载，太白自古就是秦通巴蜀之要道，兵家之要冲，历史上有名的褒斜道过境114公里，傥骆道过境68公里。战国秦惠王伐蜀，三国诸葛伐魏皆经境出。桃川一带甚为繁荣，有诗人云：平川驿似樊川间景气。然直至解放后若干年间太白仍为周围眉、凤、周、洋、岐诸县分治，至1961年始设县制。

太白皆山，国道70公里，林区道路520公里尽在山间盘绕。路在云中走，云从路间出。早晚散步时，远远望去，那岚雾从山腰间涌出，不一会便弥漫开来原先似有似无的一条线路便隐藏了面目，风儿吹动起来，那岚雾挪了地方，那条线便露了脸，又一团雾涌将过来，一切便从头开始。而近处的田野里，一人高的秋禾泛着紫光，翻过的麦茬地里的大土块子像凝固了的涛，太白特有的甘蓝，一片连着一片；叶子上的露珠儿似乎还在滚动。

我知这甘蓝是此地特产，省上曾将太白的甘蓝、甜椒列为扶持品种，用以补充大都市里的蔬菜淡季的。便去问一位劳作的农夫，今年收入咋样。

“别提，你看这瓷实实的菜，硬是卖不上价，去年还一角多一斤，今年地头二分一斤就出了手，实在不够本钱。”

“怎地差了这许多的码子呢？”

“如今市场经济，自由种植，去年价高，大家一窝蜂似地抢种，货一多，价跌的就快了。”农夫说完，又去砍那成熟的菜。

看着他一起一伏的躯体，一屈一伸的手臂。我默默转身走开了，一头走，一头想，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太厉害了，这么高的山，这么僻的野，这么憨的人，依旧在它控制之中。突然间，就觉得手上落了水珠，原来那岚雾已到了身旁，看行路人匆匆忙忙尽着双层衣服，似我一件T恤披挂者再无二人，便明白不合时宜了，急走入客室，隔窗仔细看那马路旁的树，也是油松、云杉、冷杉之类。并无关中平原上呼啦啦作响的杨，或随风摇曳的柳，便又想，这树原来与人一样，也是择地而栖，择类而聚的呀……

书房割让记

（散文）　黄文庆

六年前分到一套房子——近50平方米，三室一厨，前后阳台。我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开始有了书房，有了个人的一块脱俗的空间。

我的藏书在急剧增多。《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远筏重洋》……一本接一本次第进入我的领地。和书籍相处，犹如和情人相处。清茶在案，四壁如雪，窗外梨花柔静，袭来阵阵清香。不知不觉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穿过一本又一本书籍。沉思于斯，流泪于斯，写作于斯。滚滚尘嚣，茫茫烟云，不知有几多遥远。尔后，我的一幅幅颜字走上四壁，一室黑白，满屋静穆。颜常山之风骨、之气韵，带我越走越远。墨香弥漫左右，人格渐渐高峻起来。之后，又萌生了绘画嗜好，一时间四壁又是油画的天地。一块块独特的空间被我从纷繁的世事中寻见，用色彩块面固定下来。尺寸之中，亦有风有月，徜徉留连，多去过一隅又一隅世界。这些年，我试探着走过许多道路，可以说，每一段道路的起点，都是我的书房。

今年某一日，妻对我说，孩子已经六岁了，应该分开睡。我向妻说，还是我睡沙发算了。妻说我是鼠目寸光。不得已，她向木匠定做了一张床。我以为一定是一张小床，不过占据一个小小的角落，谁知抬回来一看，出人意料。天哪！我的书被逼向了狭窄的一隅，墙上也换成了小画片什么的。那些天，我恍恍惚惚，觉得有被挤出屋子的可能。我怀疑三十几岁是否到了收缩自己生活空间的年龄。孩子进入陌生的世界也不习惯，还得我陪她睡。就这样，晚晚只好看电视。墨盒干涸了，画板也被清理出屋子放在阳台上，报端也鲜见我的作品了。

我很久敢怒不敢言。其实真让人“言”，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孩子已经到了有思想有情感的年龄，五十几平方米的版图，应该有她的一块静土，让她自由地做梦、阅读、唱歌，生长。

我的书房就这样被逼着割让掉了。现在的我又在家里找到了一块乐土：每当妻女深夜入睡，我便关掉客厅的日光灯，打开台灯，打开一方幽静。我来到这块小小的富有幻想氛围的世界上，掀开心爱的书页，享受每日一刻的安闲。

女儿进入过去属于我的那块空间里，一天天变得独立、奔放。我也重新找到一度失掉的那份梦幻。我再次明白了：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可以少一些别的什么，却不能缺少属于自己的一块吸收思想诞生思想的、文化的、精神的田园。

“红花”吉它

（散文）　秦宏

月挂中天的高原，胡杨摩娑着五月的风，轻轻飘来深情的《草原之夜》。

那如痴如醉、如火如炽的琴声，那引人无穷遐思的音韵，使得姑娘小伙儿和双鬓染霜的老人，心里都溢出奶茶的甜香。

呵，筑路营区的吉它，我心中的百灵！

在刚穿上工装、依依惜别的车站上，一位飘逸着长发、闪着一双大眼睛的姑娘，为我即将走向远方的群山，深情地送给我这把《红花》牌吉它。

“让我的六弦琴，伴你跋涉万水千山。”

说着，眼里涌动两颗亮亮的珍珠，涩涩地甜甜地滚入我的心里。

从此，风风雨雨，春去秋来，这吉它始终和我形影不离。

在波光闪闪的妫水河铁路大桥下，我给年轻的朋友们弹过《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我的中国心》；在渤海之滨的隧道旁，我给举杯欢庆通车的伙伴们演奏过《祝酒歌》、《红河村》……

温馨的春宵，清悠悠的小河从琴上流过；馥郁的秋夜，亮晶晶的星星在琴上闪烁。

我爱这吉它，不只因为它系着缕缕缠绵的情丝，也因为，生活里不能缺少琴声、歌声。

琴腔里跳动着一颗纯真的心！

今天，我带着吉它来到内蒙古高原。准格尔的马奶酒，醉了欢乐的琴声。琴弦里，飘出白云般的羊群，飞出骏马急促的蹄音，传出一条新路热切的呼唤，还有，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眼……

哦，“红花”吉它，我心中的百灵。

月上东墙

李啸林

立秋后的天象断了蔓的豆荚，秕了、短了。太阳刚落入草丛，暮霭便心急地抒起广袖，在太阳金黄的余韵淡化得如梦如幻时，在秋水漂染得碧蓝蓝的天地间婆娑起舞了。此时，一脉相承的连山低头沉思，漠漠的平林屏住了喘息，白日间的五色斑斓和金碧辉煌已隐约在缥渺的暮色里。

这时节，月儿正悄悄地从天地相接处的苍苍茫茫里慢吞吞地往上爬。

依山劈出的这方花园此时最为热闹：歌声、笑声、归鸟的欢叫交汇成声情热烈、节奏繁密的音乐，散步的人星星般散落在花木掩映的亭台间，尽情地品味这令人心醉的音乐，尽情吸吮凉风送来的清爽与芬芳。孩子们在软绵绵的草坪上跳、跑、躺、坐，嬉笑声声；大人们有的的驻足棋般似的小下着棋，有的则远眺前方的连山与白练似的细水，静听清亮的涛声，若有所思，若有所悟……月光如雾，迷朦不开。花园内，树、花、草、人构成了一幅上佳的风景画，浓淡相宜，疏落有致。

月光高了，花园里桂影斑驳，人影散乱，孩子们扔下串串笑语后，在父母的催促声中，极不情愿地下山了，老人们则相挽相扶着也往回走。花园里，此时留下来的常是那些喜欢独守静夜的温柔的甜蜜蜜的情侣。花香和着风儿，如丝如缕，心儿象落水杨花，柔情依依。这情景，这上佳的风景令人想起了仙境人间这个词语。

月儿更高了。情侣们道与相识的人拉些家常，有的坐在崖边的亭子里吸着烟、就着初照的月光的声音低了，秋虫的歌声小了，秋风的步子慢了，喧闹后的花园孩子一般地进入了梦乡，均匀地送出香气郁郁的鼾声。

突然，一只酣睡的小鸟被粗心的同伴压着了翅膀，尖厉地叫了起来。这叫声引起了同伴的不满，于是，小鸟们叽喳喳地吵嚷开了。这时间，风儿也突然紧了许多，林子也激越地吼了起来……这一系列奇妙各异、大小不同的合音搅乱了月夜的静，捣碎了花园的梦。

等这一切再次平静时，月儿已高挂中天。似水的月光下，山，象一位低头沉思的倩女、文静中显出了一种高雅与秀丽；花园象一叶游弋于回忆海洋里的扁舟，满载着安恬与自在。

这夜，是一支轻歌，是一首情诗，是一曲合奏，是一幅精妙的丹青。

重返教坛

孙天常

比起官海这儿格外冷落
比起商潮这儿更显寂寞
我毅然重返为当初的承诺
今天的致远舰再不能触雷沉没！
我知道权力如魔方热闹奇妙
也明了金钱如美女令人倾倒
我挥挥手将这些轻易抱却
甘守清贫甘守淡泊格外洒脱！
于是有人视我如天外来客
有惊愕有讥讽作天才般猜测
我淡然一笑处之若素毫无愧作
功利的标尺怎衡量我的信条？！
所得几何所失多少不想计较
人生的价值并不在权重钱多
面对教师流失我无法逍遥
面对教育滑坡我无法超脱！
而早年的承诺一次次涨潮
半生的追求一下子变得明确
就这样神差鬼使般再次登台
瞄准未来为新一代致远舰掌舵！
哦，不是故作潇洒故作清高
十万红尘中自有不倒的信条……

电四杯 摄影艺术竞赛 西北电力建设四公司

童趣　丁建军

本报地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10—018号 各部室电话 社长总编室：724644 副总编室：724624 办公室（中缝广告室）724642 编报部：777708 记者部：724614 副刊部：724649 广告部：772227—124 美编室：724654 专题部：724664 本报社激光照排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